

厚土上的清华学生



肖亚洲与一位老人合影

实习生 王嘉兴

肖亚洲身上有两个身份，两个身份之间相距700公里。

平时，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，他骑着自行车赶去上课，附近是宇宙中心五道口林立的高楼。到了周六，他就成了黄土上的农家子弟，挥着长鞭驱赶羊群的羊倌，接到泥土里的土黄窑洞是眼中仅有的建筑。

从大二二年级开始的一年半里，他在两种身份之间不停切换。利用几乎每一个可能的假期，钻进晋西吕梁山区石楼县调研。为了拉近和农民的距离，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和他们一起劳作，下午三四点下地挖大葱，晚上捆扎，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装车，到了7点半准时在县城集市开卖。

大三暑假，他身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在为毕业去向纠结和迷茫，但肖亚洲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书《厚土——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》。

他的调查纪实得到了国务院参事施祖麟、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等人的推荐。拿到初稿时，施祖麟教授时常出差，就把稿子带在身边翻看。如今，这本被翻得略显老旧的白色初稿册子，一直收藏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在他看来，能够这么深入到农户，把各家故事如此详细和直白展现出来的书很少。吕梁新闻办的一位官员也觉得，书里反映的农村现实问题，与她多年观察掌握的诸多情况是一致的。因为当地干部都很希望看到这本书，肖亚洲寄过去了30多本，这位官员说还不够。

从北京到吕梁山区，要先坐3小时高铁，再坐4小时的大巴车，走高速，上国道，再转省道到达石楼。这条路，肖亚洲说自己闭着眼睛都能走。

起初，就连县城里最好的宾馆他都住不惯。因为水土不服，几天下来他瘦了一圈。有时到村子里遇到雨雪或是时间太晚不便回县城，村民会把最干净的窑洞收拾出来给他休息。但他第一次住进窑洞时，半宿没睡着。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怎么都没法适应拱形的天花板。

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，一颠簸就是三五天，寒暑则要在光秃秃的黄土地上待至少半个月，肖亚洲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如何克服了晕车。尽管从6岁起，他就跟着父母从湖北农村到北京生活，但他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个城里人。出生在农村的他，几乎所有直系亲属都是农民，只有农村的土地让我感到亲切。

在高三学习最紧张的时候，他看了几页《平凡的世界》就再也停不下来，抱着手机看得痴迷，连着几天午休不睡觉，晚自习后不写作业。一年里，与湖北老家截然不同的黄土高原景象，他在脑海中想象了无数次。高考后的暑假，他专程跑到山西，参观了路遥纪念馆。

那是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目之所及土黄苍凉景色给了他强烈的冲击，大地沟沟坎坎，像被刀劈过一般。附近的庄稼地里星星点点地种着谷类和玉米，这还是农民一点点抠出来的。大片的如球

场，小块的只有炕席大小，人们不放过任何能种植的地方。

而在他的老家，人们拥有肥沃土地，夏天收麦子，秋天收水稻，即使是最寒冷的冬天，也能捕鱼虾，挖莲藕。他一直知道城市与农村的鸿沟，我从没想过，农村与农村之间也会有这么大的差距。

大一暑假，学院要求做社会实践，很多同学都选择到珠三角，或是香港、台湾调研，创业创新是热门话题。肖亚洲想也没想就拉着同学回到了老家农村，调查农机合作社流转土地问题。在他的老家，村子面临着空心化的问题，年轻人进城后往往就不再回来。旁人都是想方设法摆脱农民的身份，只有他，进了城却不断想要回来。

一周的时间，连浮光掠影、走马观花都算不上，很多事情肖亚洲都记不清了，唯有酒桌上，农机社理事长大醉后的一番话让他记忆犹新，希望你住一段时间，体验一下，才能把问题搞透。他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大调研。

肖亚洲一直念念不忘那个平凡的世界。他想知道，改革开放这些年，时代大潮涌动下的一个个小村子都发展成了什么样子，昔日的高加林、孙少安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。农民是最朴实的一群人，无论时代怎样发展，都不应该抛下他们。

高中时肖亚洲就常写农民问题的时事评论，有200多篇发表在网站、报刊上。他甚至有着农民般勤奋和规律的生活，有一阵儿几乎一天一篇评论，每天中午看新闻找选题，下午边上课边打腹稿，晚自习后赶紧下笔，然后投稿。在散漫、

熬夜成风的大学校园里，他都保持着每天11点睡觉，早上7点起床的作息，室友觉得简直可怕。

进入大学，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，他却不写时评，因为不满足通过看电视、报纸和上网得到二手信息。坐而论道，袖手议论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只会让人离农村的现实越来越远。

到晋西北的农村，他起初只是想去看，写点东西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出书。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三无学生：没有成绩，没有社工，没有妹子。有这么多空闲时间，总得做点什么呢。

在石楼摸情况时，刚进第一户肖亚洲就被难懂的方言难倒。尽管请了翻译，但因为总是不能及时接上话，他着急就请求灰头土脸的农民说普通话。还有一次，他把一个农民说自己儿子过世事（意思是过日子）听成了过世时，他至今记得那场面，尴尬极了。

在石楼一河之隔的陕西清涧县做调研时，背着相机的他正在和农民聊天，突然就被路过的村支书打断。掏出了身份证和学生证，解释再三，他还是被心存戒心的村支书命令坐上后座，一直跑了七八公里，扔在了省道边的载客点，被柔性地押解出境。

去调研前，肖亚洲专门找来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公开材料了解农村的故事，但第一个村子的见闻就刷新了他的认知。在沙窑村，他发现那里的玉米叶子都打卷了，村民却毫无办法。附近的平地上，他找到了当地政府力图解决缺水问题的一村一井设施，每口井财政补助40万元。

工程碑牌上记录了这个2012年7月竣工的工程，井深180米，每小时水量150吨，可发展水浇地250亩。但村民抱怨，就是一口废井，建成3年多了，没有抽过一次水、浇过一次地。他接连去了四五个村子，工程或是刚竣工，或是缺设备，没有一个用上了井水。从村子返回县里时，平常总会讨论问题的肖亚洲和他在当地请的向导一路无言。

也有村子打算用易地搬迁的办法解决包括吃水在内的一系列问题。石楼县的506个自然村中，有374个不通公路。1986年以来3次评定国家级贫困村，石楼县都没能甩掉贫困的帽子。用肖亚洲的话说，这里的祖祖辈辈是接力与命运抗争，但是故土难离，很多人不肯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。好不容易过了心理关，却有不少人为了搬开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仍然住不进安置房。

有的人搬迁后没了生计，每天骑着摩托车跑上几里地去种地。肖亚洲的话说，这里的新屋建得过程中，山体突然倒塌，没刮风也没下雨，36岁的婆婆和18岁的女儿抢救无效身亡。甚至有亲眼目睹了新屋修建过程中的偷工减料，尽管国家补贴2.5万元，自己只需出两万元就能住进去，但他们说什么也不搬，因为夜里

睡觉都不踏实，害怕被土埋了。

走完这一圈，肖亚洲才意识到，自己来之前读过的那么多学术专著，尽管专业性很强，但对复杂现实的解释力相当有限，直到把自己真正放到农民的位置，我才能感同身受。

从石楼县回来后，每次和人说起黄土土地上的见闻，他总会提起留村沁园春小学的校长郑方平。这位校长为了把住得远的老师留在学校任教，瞒着家人把给儿子结婚的两万元拿出来，买了6辆摩托车。这让我觉得这个村子是有希望的。他甚至和父母说好，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，毕业后就到黄土土地待一年，给这里的小学代课，亲身参与和记录他们的生活。

对他的决定，室友一点也不惊讶，觉得这就是他会做的事。大一的第一节政治课上，肖亚洲就因为和老师意见不同，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了起来，这让室友刮目相看。碰到老师不讲道理，他还会变着法子回怼。

因为高中时的时事评论文章就曾经结集出版，肖亚洲一直被媒体关注。《厚土》出版后，很多媒体来找他，但他并不喜欢被宣传和吹捧，而是更怀念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的感觉。很多人拿他的90后身份做文章，也让他感到厌烦。

《厚土》出版两个月，首印5000册就已经卖出了近4000册。有人问肖亚洲，这本书写出来了，还能为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做什么。他想了很久，也没能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。我的书展示了这么多现象，但没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。唯一的安慰，应该是不久前一个河北省的企业家在看到书后，专程前往乔子头村考察，达成了在村子投资1000万元，实施杂粮种植和精深加工项目的意向。

2016年年初是他最后一次去石楼县，一直到腊月廿六他才启程回家。那天是立春，他在当地的向导虽然病着，仍然特意赶来送他，手里还拎着几个村的村民为他挑的大红枣和家里自种的小米。

刚去调研时，村民当他是客。熟悉后，肖亚洲要跟农民算家庭收入，银行存折他们都会掏出来给他看。现在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黄土上的一分子，石楼是自己的第二故乡。每到丰收季节，他都会收到村民寄来的农产品。有的村民家里儿子娶媳妇，后辈考上高中和大学或是家儿要结婚了，都会忍不住给他打电话报个喜讯。

肖亚洲到晋西调研前，曾经在陕西做过田野调查的师兄发来一条简短的微信：眼皮贴近地皮，才能看见草根。现在，肖亚洲觉得自己已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草根了。

世说新语

个人收入纳税基本上还在工资等圈子里打转
12万自行申报也有许多是单位代行的

加税的民间解读错了

10月21日国务院公布《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增收的实施意见》，其中有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。马上，在一些网络上就出现了解读：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就是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将被加税。接着，财政部专家纷纷出面，称这些解读纯属误读和推演，要对高收入者加税更是无稽之谈。

就以往而言，确实有一些官员对事件、传言和解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甚至与民间形成对抗，而事后证明，这些官员是错的。但这一次，我以为，民间解读者是错的。

首先，中国推动依法治国已有些年头了，现行《立法法》规定，税种的设立、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，只能通过立法来实现，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。换句话说，行政机关只能执行人大决定，而无权作出加税决定。

再一个，当下收入12万元确实算不上高收入阶层，一个月嫂都能达到。对高收入者，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，其收入达到平均收入的10倍。2015年全国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是62029元，这12万元连1倍都不到，惭愧吧。

2005年10月27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，个税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1600元，北京市为1500元。当时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告诉大家，工薪阶层纳税面将从60%降至26%，而国家将减收280亿元。这次减收的280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收入1%，一般来说，个税减收会刺激消费，从而促进营业税、增值税的增长，算大账还是划算的。也正是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上，决定个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要自行纳税申报，从2006年开始执行。

按照个税制度分类，个人收入具体分为11类，分别是工资、薪金所得；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；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、承租经营所得；劳务报酬所得；稿酬所得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；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；财产租赁所得；财产转让所得；偶然所得；经国



楼继伟

点评

陈锐海

朱江涛 趟水



厦门的出租车司机朱江涛最近真是弄了一身水，怎么用也用不干。

先是一大早就碰上强行下车、跳江自杀的女乘客，惊慌失措的他压根儿就来不及多想，纵身一跃，从20多米高的桥上跳入江中，几经波折才把人救上岸。

好不容易逃离了江水，现在他又陷入了舆论这潭浑水。

这边，纷至沓来的新闻头条，把他追捧为不畏艰险、舍己救人的英雄，就连老家的乡亲，都觉得他给全村争了光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边网友不顾安危，盲目救人的吐槽又此起彼伏。

尽管他一再强调救人时并无多想，眼里只有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命，如果犹豫，女孩就没了命了，外界的褒贬还是纷扰不休。在这潭浑水的包围下，他似乎成了局外人。而岸上的那些事不关己的旁观者，却更像游戏的主角，只有他们才有闲暇和心思，用臆想和猜测去指点江山。

程海涛 猖狂



我整死你！

喊这话的，可不是横行霸道的豺狼虎豹，而是黑龙江望奎县低保局局长程海涛。这一次，把他惹得气急败坏、口出狂言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家里那几辆车上的假牌照。

平时局长顶着它们招摇过市，光明正大进出政府机关，倒也没人说啥，偏偏最近碰上眼尖的网友，被逮了个正着，这回，面对记者的再三质问，他终于忍无可忍了。

我的事归你管吗？这个能算个啥事？

得非得，你是人民的公仆，相信你会秉公处理，但记者行使公民的监督权，也合乎法理吧。

你记着，你要是给我整了（报道），我就上你们单位找你去，上你家吃饭去，我要是不干了（不当局长），我整死你！

看来局长你这回是真怒了，但有个问题，是谁给你如此猖狂的权力？

覃某 逃离

父母眼中，平时好吃懒做，把心思都用到上网打游戏上面去的覃某，也曾想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。只不过，这个空间在他一次次逃离中，不断地缩小。

吃不了的他从大城市逃回小镇，事业屡屡挫败后，他又心灰意冷地逃回家中，索性躲在双亲膝下啃老。最近，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勉，又把无所事事的他给逼出门外。

一路奔逃的他，不仅远离了这个世界，还掉入黄粱美梦中。如今，无处可去的他，竟躲进监狱，把那儿当作最后的避风港。

为了进去混口饭吃，他灵机一动，自编自演了一出抢案案。只可惜，演技再精湛，骗得了自己，却瞒不住警察。入戏再深，被识破之后，也得幡然醒悟，回到现实。找回属于他的一席之地，安身立命，而不是在撞上一身伤后，选择用逃避和谎言来麻醉疼痛。

李勇 模范

17日22时，北京103国道与凉园路路口的红灯亮起，出租车司机李勇及时停下等候。

相邻车道上，一辆大货车这才直闯红灯，呼啸而过，后面又有一辆超载货车紧随而来。就在此时，李勇身后的私家车突然换道，为了避让它，超载货车猛打方向盘，砰的一声，侧翻，狠狠地砸向李勇。

李勇的生命就此亮起了红灯，永远停留在这个路口，而他所捍卫的东西，也碎了一地。

有人觉得愤恨，有人为4辆车中唯一守规则的人死了而痛心，把李勇称作规则的捍卫者。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冠以模范的称号，在他8年的出租车生涯中，就有4年被评为模范司机。

然而，模范标兵榜样似乎只是一个瞬间的点赞、一个个脱口而出的称呼，人们从来不吝于把它们颁给那些维护公德良俗的人，却鲜有人想把这些人捍卫的东西，放入自个儿的心中，更别提要嵌入到言行中。

逝者

是农民，也是画家

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张 渺

插过秧，养过鱼，农民熊庆华走进自家18平方米的杂物间，门一关，谁都别来打扰。那是他的画室。

下一秒，画家熊庆华拿起了画笔，在画布上恣意挥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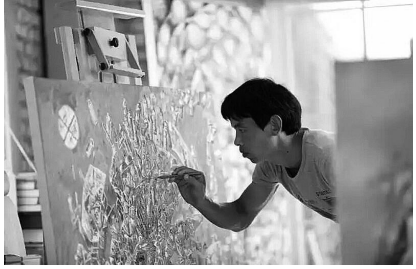
画框和画架，是他自己动手做的，油画布是他在普通的粗布上打了石膏底制成的，颜料是便宜的罐装颜料。捕鱼、掏鸟窝、偷西瓜、老鹰捉小鸡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农村生活场景，从他的笔端跳到了画布上，又从画布上跳进观赏者的眼睛里。中国梵高农民画家之类的桂冠抛向他。

可是在老家湖北省仙桃市通海口镇长河村，熊家的独子熊庆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都被村民们当成了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——怪人，废物，天天画画能当饭吃？他家里把他恨坏了！

他初中辍学回家，攒零花钱买小人儿书，回家后在废纸上照着画。他找不到老师教，就学《中国人物画技巧》之类的美术图书自学。每每稍攒出点儿钱，他就骑车四五个小时，穿行五六个镇子，一路颠簸着，到40公里外的市区买绘画笔，买绘画书。有时候想买太多，钱又不够，他就蹲着看书，看到书店打烊。

他去城里打过工，去镇子里送过牛奶。最终还是逃回了乡下，继续画画。这个黝黑消瘦的中年男子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除了画画，几乎没有别的爱好，身上还时常粘着洗不掉的颜料，总显得跟别人格格不入。

但他对村子里的人和事，满怀情感。他画牛，用深深浅浅的棕色颜料展现牛的肌理。牛在黄色的土地上奔跑，尘土飞扬成漫天的暗黄色，牛骨骼中的蛮横从每一笔中向外发散。他喜欢这些不羁的牛，尤其喜欢挣脱了束缚的自由感。他画鱼，河水是泛出珠光的浅蓝色，层层波浪如同大大小小的珍珠，鱼儿翻



腾出水面，落在渔人的网中，每一条鱼的嘴都微张着，仿佛随时会在画布上蠢动起来。

他画孩子，灵感源自让他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，那记忆是彩色的，飞扬的，就像最终在他画布上跃动的肢体一样。他总是怀念童年，这种怀旧的情绪随秋天格外严重。熊庆华喜欢那个更好玩的小时候。

那时的孩子们不会总窝在家里打游戏；那时的他是全村有名的孩子王，领着大伙儿玩老鹰捉小鸡；那时的鱼塘，水还是清澈的，没有怪怪的味道，还能让他记得那些画时真的打动了。我。

有人不相信这些极富生命力的画，是出自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农民之手，正宗的美院派冒充！有人开价数千元，要买熊庆华的画，有人干脆留下了联系方式。帖子的点击量很快达到数十万。

熊庆华火了，也吸引了来自殿堂的目光。他修了新的画室，也用得起高档的颜料和正经的油画布了，5年里，他卖掉了200多幅画，总有收藏者或是媒体联系他，终于没人再说他的画换不回来一分钱。

但除此之外，他的生活也并没更多的变化了。以前该怎么过，现在还怎么过。他并不想顺着突如其来的名气往上爬，他的脚跟儿仍然扎根在乡村的土壤中，他的画也是。

在老家的村子里，熊庆华依然闲时画画，忙时务农，偶尔做做木工。他不乐意去北京，不乐意去任何大城市。都市的钢铁丛林，会让他产生饥饿感，会画不出画。对他来说，不能画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